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電郵至wp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版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講師。

# 速寫六篇

## 1. 半途出家

法師登壇開示：「佛性，就是站在虛無處審視人生，阿們……」

## 2. 告解

「神父，我要告解……」  
「孩子，將你胸膛敞開，主會原諒你的。」  
「我看了不該看的東西，那天你拉着B班小青到後院……」

## 3. 時間旅行者

「時間旅行者」威爾斯坐時光機器到了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國，甫一抵步就聽到兩個爭辯的聲音，令他安靜地欣賞古代山河美景的計劃得稍微推遲一下。

「我再說一遍：太陽剛升起來時離人較遠，到正午才離人近點！」  
發生爭論的是兩個小不點的孩子，其中一個申述說：「難道你不認為旭日初升時周圍仍十分涼爽，到了正午則熱得像把手伸進開水裡去嗎？這是因為離得近感覺熱離得遠感覺涼呢！」

「不是的！」另一個孩子反駁說：「太陽不是剛出來時就大如車上的傘蓋嗎？正午時卻小得像個盛粟的盤子了！你知道的：離得近，自然看着大；隔得遠，當然看着小——這不證明着太陽剛出來時靠人近，到正午時和人遠嗎？」

見着兩個小孩在為天體爭辯，身為科學家的威爾斯大感興趣地走近前去，並用他毫不整腳的中文主動搭話：「你們感興趣的這話題，我知道得很詳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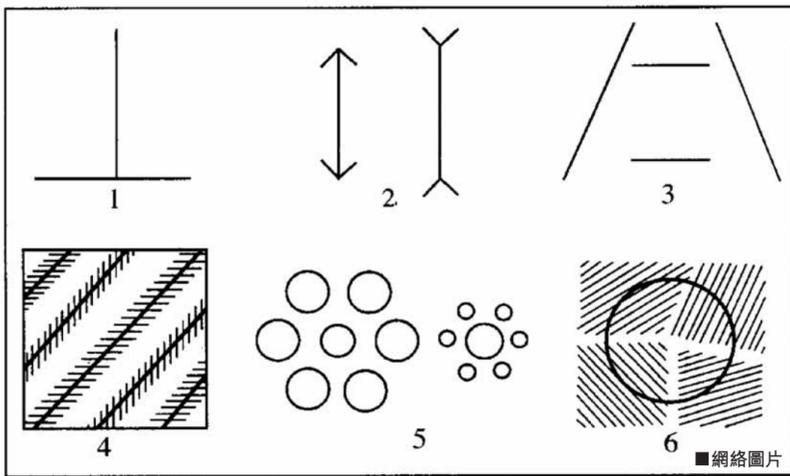
兩小孩眼見僵持不下的爭辯招來了一名穿着奇特、容貌古怪的不速之客，都不禁日升日落似的上下打量起威爾斯來，說：「我們就是執非，連孔夫子都解答不了，你這……蠻夷，會懂得麼？」

「兩位的光線都錯了。」威爾斯微微一笑，徐徐說道：「早上太陽斜射着地球，中午太陽直射着地球，以相同的時間和面積作一計算，斜射時地面和空氣接受的太陽輻射熱會較直射時為少，因而我們才會覺着早上涼、中午熱，這關乎太陽跟地球的角度問題，與兩個星體的遠近並不相干。至於從大小觀遠近嘛，覺得太陽早午大小有異，純屬錯覺，因為有irradiation呢，太陽初升時天空仍然陰沉，肉眼能看到的部分自然要多點；正午時天空已經明亮，對比不那麼強烈，看到的部分才因而縮減了，實際上太陽直徑還是一百三十九萬公里啊，它要是車蓋是盤子那小朋友你就是纖體減肥的質子了！喂，順帶一提，你不是為了勝出爭辯而中午直視太陽吧？多不健康啊！」略一頓，威爾斯又補充說：「還有一個基本的前提要弄清楚：太陽才是我們星系的中心，是地球繞着太陽轉，你們不應該說『太陽剛升起來』啊、『太陽剛出來』啊似的！哎……當然，更基本的是我們一直稱做『地球』的，就是我們腳站着的這顆星球啊，你們明白嗎？」

真相大白了？  
兩小兒楞住了像天上的太陽般紋絲不動，好一會兒，才異口同聲地朝威爾斯喊：「狂童之狂！也且！」

## 4. 靈魂的味道

阿娟在一家賣理髮用品的店舖工作。屈指一算，她已經待在這家店七年了，七年來店裡的同事換來換去，有做得比較長的，也就那麼一兩年，然後帶着對老闆滿腔的怨氣離開。



■ 網絡圖片

店裡擺滿阿娟再熟悉不過的貨物：染髮劑、定型水、護髮精油、定型噴霧、鎖色修護液、負離子直髮膏……交匯出一種獨特無以名之的濃烈氣味。店門邊一面全身鏡前立着尊無神的招財貓，眼眶下黑線畫得過厚。

久而久之，阿娟無論在哪裡都只嗅得出這種理髮產品的味道。早上趕公車上班，被人擠在車廂中，她覺着鄰近的人都散發着洗髮水味，汗水底下她覺着一派的清爽潔淨。深夜下班，踱過無人的公園，花叢的氣味也跟護髮素一樣，亂舞的花蚊子立即沐浴在一片香海中。

今夜阿娟下班後並未直接回家，而是坐小巴到醫院探望她下身癱瘓的妹妹。起初，阿娟特別怕瀟灑醫院的藥水味，戴着口罩進去為的是擋隔下那種味道，但當她發現醫院裡的空氣與她口罩的染髮劑味道沒有兩樣，她也就不那麼抗拒且自動除下口罩了。

「妹，偉傑說他要加我人工……」阿娟一邊切着橙，一邊邊着鏡子裡的妹妹說：「還有……他終於下決心跟老婆離婚了……」溢出的橙汁讓她嗅着手上有定型水的芬芳；細心一看，她竟割斷了左手無名指，紅艷艷的血泉飄着另一種品牌的定型水香味。

## 5. 減與加

小貝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篇故事的主人公。

小貝原先挺胖——怎麼說呢？就是比唐朝的楊貴妃還要貴妃一點吧！這樣形容人，我真蠻難為情——不過，問題不在「挺胖」，而在「原先」！讓我們這班老同學吃了一驚，小貝最近不喝可樂、不吃零食，竟然……變得苗條起來了！

照理說：小貝比從前好看了，我們應該替她高興才是；但看着她不去碰自己喜歡的薯片汽水，我們又……又感到說不出的奇怪！總之，我們都狐疑着：小貝幹嘛，性情變了？

我們三五個同學說着說着，甚至竟變得擔心起來！

「小貝不開心嗎？有些人傷心會『化悲慘為食量』，但也有人會因此缺乏胃口，小貝難道是後者？」「救救小貝關注組」召集人小米說。這話一出，我和小純、小刀就交頭接耳，說起小貝是否家裡出了事，還是她成績突然退步了？柏柏卻爆出一句話來：「糟糕了！是厭食症！」「唔，看她午飯都是正常吃的，應該不會吧。」小米說。我們卻放不下心來。

「或許正面點想，」小刀嘗試淡定地說：「小貝只是想弄漂亮點吧！她除了長得胖這點，其實臉蛋兒還是挺俏的，隨時有機會當個模特呢！」「『我要做model』？」想起同名的

電影，小純不禁嘖嘖一聲笑了。

我們終於談到「感情」來了——的確，去年就有這樣一位同學，求愛遭人拒絕，結果狠下心來，藉減肥提升魅力，小貝是這樣嗎？——「這個機會挺大啊！」柏柏高喊一聲，小米、小純也連說：「這個靠譜！這個靠譜！」「空想無益，不如索性問問小貝吧！」大家都點頭，然後我發現：小米她們全都盯着我了……

我鼓足勇氣，終於走到小貝面前輕聲問：「小貝，咳，你……你為情修身麼？」小貝一怔，但又笑了：「我是為了省錢……」——在肯亞，一個孩子正茁壯成長。

## 6. 去看一遍海

息媳婦半夜乍醒，枕畔是新婚半月的丈夫，好夢正酣。

媳婦輕搖一下丈夫，沒有反應，似石頭。「醒醒啊！」丈夫沒有睜眼，卻含混地吐出一句與彌留彷彿的、沒頭沒腦的「不知道」。

「去看一遍海。」就這樣，不甘獨個失眠的媳婦邁出家門。

為什麼是看海？媳婦自己也說不清；是種意志，是種外於自身的意志。

沒有深思熟慮，也非直覺，媳婦就這樣邁出家門。

儼如廢墟中豎起十字墳頭，高樓幢幢唯餘暗影浮動，寒宵清冽如刀峰。

霧像一張衣帶織成疏網，夜色長眠懷中，迷漫而闌寂，輕紗下靜謐黑的誘惑。

街燈有若人頭懸掛旗槍。煙風裡，啾啾之聲自遠而至——莫非海上冤魂纏抱的浮球，風化成空洞麻木的瞳仁，已盪來這陰怖的邊城又攔淺？

走過一段路，四圍反映的僅是月色頹唐的餘光，月牙上膩着一層油。

房子矗立，無語窺視，窗內或閃着赤光的貓眼，一雙復一雙；長道漫漫，腥風乍起。垣上殘斑斑駁，如浮繪掘地三尺才差可一見的觸體。

媳婦在路上嗚嗚前行，呼吸間吞吐着縷縷生靈。

「去看一遍海。」海比夜更深：無底的井、無盡頭的隧道、捲成漩渦的黑洞。漆黑的波紋一把一把抓住岸邊。

媳婦扶着欄杆。但欄杆快被吞進了……絕望的深邃，深深得絕望。

下墜、下墜、下墜！——這一切，不外是息媳婦丈夫的夢。

媳婦失眠，到廚房準備丈夫上班的便當，還把蘿蔔切成心形。

短載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 王公橋的混世魔王

我們一定會以為，我們中國大學的擴招，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其實不然。就在毛澤東時代，就在我們龍虎公社這塊江南普通的農村土地上，也有了一所大學——五七大學。那時候，幾乎每個公社都有大學，大學和大學生如雨後春筍一樣湧現，只是後來世道變了，政府說，這樣的大學畢業生的文憑不算數。這是後話，我們不提。我要提及的是，我們王公橋的混世魔王周祖望終於告別了田裡，走上了三尺講台。學校由貧下中農管着，但是，普通老師也還得有一部分是能夠解得出題目來的，我們就是再革命，也不能把知識從學校全部革出去。紅山隊書記看到周祖望曾多次真誠地幫助過自己的兒子做題目，覺得他雖然出身不好，但做題目是不錯的，於是便向上面推薦了他。周祖望就這樣堂而皇之地進入了龍虎公社的五七大學教書。當然，他只是民辦老師。

周祖望給五七大學留下了三份產業。第一份產業是一個大搪瓷缸。別人的搪瓷缸只鍍了一層金屬保護層，他的卻鍍了兩層保護層，除了那層人人都有保護層之外，他的搪瓷缸還有厚厚一層茶垢的保護層。他喜歡喝濃茶，一碗茶泡下來，有些同事說那不是茶，而是牛尿。周祖望自我解嘲地說，你們是不曉得，任何東西都需要慢慢積累，我這是在積累茶的靈氣，你們不曉得吧，我們中國有個著名的酒廠，它就是靠積累這種酒氣出名的。有位姓王的老師說，我不管甚麼茶的靈氣不靈氣，我是擔心你用這個碗再喝幾年茶，只怕都讓茶垢沾滿了，連盛水的地方都沒有了。不管有多少人說周祖望的這個搪瓷缸，他都不為所動，依然有滋有味地喝自己的「牛尿」。

周祖望的穿着還和以前做農民一樣。有些東西是很矛盾的，比如當時，貧下中農是最光榮的，因為勞動最光榮，但是，我們那裡絕大多數人（包括貧下中農）認為，能夠去教書，不要到田裡做累人的死工夫，卻又是件好事。我小時候也就知道了光榮的事與好事不是一回事——現在我在教書，教書是很光榮的事，但幾乎全社會都不認為是好事。五七大學的校長覺得周祖望穿得那麼馬馬虎虎不大像話，找他談過幾次話，但都被他軟不硬地頂了回去。校長長歎一聲，說，這個周祖望，怪不得別人要喊他混世魔王，他真是個不進油鹽的麻石頭。周祖望不僅僅在穿衣這些生活方面我行我素，在其他方面也「異曲同工」。給學生上課，他是從不備課寫在備課本上的。校長責問為什麼這麼幹，他說，我的課都備在肚子裡。校長說，白紙黑字，既可以給自己看，也可以給別人看。他說，白紙黑字，那是給別人看的，課備在肚子裡最長久。如果只說了這些話倒不要緊，周祖望還說，我是吃酸菜就教酸菜的書，吃臘肉就教臘肉的書。校長當然曉得他的意思，當時，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雖然做同樣的事，但公辦教師拿的錢比民辦教師要多一些。校長是公辦教師，他並不認為這種體制有甚麼問題，不過，學校像周祖望這樣的民辦教師不少，他們發一發牢騷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這個校長在當時來講算相當開明的了，他沒有怎麼樣周祖望。讓校長不能容忍的是，周祖望對待學生也不那麼認真，講課不像其他老師一樣詳細。面對這樣的指責，混世魔王同樣不服氣，他說，我們教的又不是小學生，怎麼能把知識像飯一樣嚼碎了餵給他們吃呢？飯是從嘴巴裡吃下去的，不是從屁股眼裡倒著灌進去的；知識是用腦袋學進去的，也不是從屁股眼裡倒著灌進去的。兩三句話，把校長頂得啞口無言。這些是周祖望留給五七大學的第二份產業。

第三份產業是，他雖然不受校長的歡迎，但上課卻深得學生的喜歡。五七大學有知識比他豐富的人，也有講解能力比他強的人。但知識豐富的教師，講解能力沒他那麼強；講解能力有他那麼強的人，知識又沒有他那麼豐富。現在，我們這裡四、五十歲的人回憶起自己的讀書生活，總要提到周祖望給他們上課的情形。

詩意偶拾

熊雪純

個人簡介：生於江西，就讀於北大中文系。

# 黑天使

然而墨鏡和左輪手槍始終沉默着始終沉默着去抗拒窗外的黑暗和風聲，進而抗拒不遠處的偶遇、朋友、注視，以及幾千里外的少量回憶，甚至抗拒這個破敗凌亂的用以盛放眾多屍首的小房間

「除非呆在這個房間，否則你也將惡貫滿盈。」這時他笑了，順便看了看他在異域得到的數道傷痕（這些觸目驚心的象形文字記載了出賣、屈辱、手藝，記載了一個人迅速成熟之後又迅速走向衰老的過程。）

已經別無選擇了，只有愛與死他只好走進那片黑暗走過十座天橋，走過十年不堪一擊的道路一場大火發生在身後，在隨手擲去的大衣上燒毀對另一個男人十年來的艱難尋找

他走進那片黑暗，向着那個製造玻璃與波折的小作坊

大量的罪孽湧來，讓手槍憤怒讓墨鏡更黑讓有限的血液衝破皮膚書寫沸騰與不甘讓一個女人披散頭髮把背影狠狠拉扯讓一些旁觀者默立窗台吞嚥最後的夜色讓緩慢踱步的兩條野狗倉皇逃往更暗處

沒有人是無辜的沒有人能夠避免橫屍街頭，或者橫陳玉體他把明天包裹起來寄給那些沒有明天的人

試筆

鄭由 香港培正中學中五

# 地鐵站裡的西西弗斯

放工與同事別過後獨個回家。當我恢復思考時，已不知不覺踏在地鐵站的扶手電梯上，一直往下沉。這月台沒有幕門，由小白瓦磚鋪設牆壁，我背着淡綠壁花眺望四周，只有劇上黃線的水泥地，幾張無人的長木椅。日復一日，我站着，等候把我帶走的車廂。

平淡無奇的我，也許像誰一樣，不吃不喝也攢不來這座城市的一呎好土。每天在鐵道上往返的意義，停留在千篇一律的客戶來電與睡眠之間。框框大小的案頭在辦公室的那一隅，守着往鍵盤上敲字的日常，對人上殷勤的妝，擦擦茶几，倒倒水，年月如是。

想起從前，聽過希臘神話的一個故事。凡人西西弗斯受到諸神懲罰，要把巨石推上黑黝黝的崇山，石塊到頂後，又會滾下去，他必須重複作此事，直至永恆。面對亙古亙今的絕望，古哲人想，磨折他的不是勞苦，而是被注定的

命運。但法國小說家卡謬卻說，西西弗斯其實並不悲哀，他的快樂，在於走着一條完全依靠自己微弱力量的道路。西西弗斯能夠蔑視命運，以享受這過程，來否定眾神施加的永罰，他是幸福的。

我站在這裡，並不是很累，只是有點無望。路軌引向左右兩旁的深邃，一份空洞感，彷彿沿着這個城市的地下鐵道蔓延。重複乏味的生計，伴着小妖吹奏着讓感覺流連的笛子，埋葬了誰，我怕我會把世界的美麗，遺忘在這黑黝黝的城市深處。燈光下，唯有像她這樣的一個女白領，又一次安坐於彼岸的長椅，戴着耳機，聽我或許認識的音樂。不知是被她那俏皮的短髮還是職業套裙連着了，我正努力尋找她循着輕快拍子的愉快哼音。夾在兩旁蔥心綠壁花的白牆前，那嬌滴身子在長椅上隨節奏輕晃，我好奇這女子的自在，想聽她的歷史。從

月台這邊靜靜地站着看着她，即便毫無意義，卻是我所能掌握的全部。列車帶來離別，也是命運似的必然。

她認得我，我倆互相點點頭。事實是我永遠不會得悉她的際遇，她亦不會了解我的過去，只是湊巧在這沉寂月台上對目過。細聽扶手電梯傳來的運行聲，像靜夜裡才能體會到時間滴流，把生命攔在這裡，一秒一秒地，偶爾瞥一眼電子顯示屏的候車時間，兩分鐘、一分鐘，當對面線的列車隆隆抵站時，我竟埋怨起這城鐵路的高效率。

客車，既來，則往。只有彼岸的長椅上，仍坐着一名女白領，穿着素色襯衫，黛色套裙，扶着椅緣，交着腿，像少女一樣踢腳，像期待甚麼似的。她傾着頭，長長的髮髻從一邊垂下來，臉上掛着微笑，彷彿是對着我，我不會知道。

沒幾秒，這邊的列車到站，我呼一口氣，頭也不回地步入車廂。一刻，我覺得自己像卡謬一樣，明白了西西弗斯的快樂。（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